

圓神

情事

《情事》是李敏勇的青年期小說集。在一九七〇年前後，作者二十到二十五歲期間，除了發表許多受到重視的詩作，也在各大報刊發表許多呈顯青春體驗的小說，

做為一種人生的練習，也做為救贖。

二十年後，李敏勇懷著和訣別的過去重逢的心情凝視《情事》，並呈顯給你，相信你會懷著和自己會晤的心情去感受一系列的悲歡。青春雖是一小截人生，都鮮明的映照在每一個人的心版上。

李敏勇，一九四七年生，台灣屏東人。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，曾擔任高中教師、新聞記者、廣告人、建築經理人。

圓神叢書 ②③

情事

李敏勇 著

圓神出版社

© 李敏勇 1987

圓神叢書②③

情 事

作 者／李敏勇

插 圖／李坤瑩

校 對／李敏勇・陳寶富・陳香妃

發行人／陳達成

出版者／圓神出版社

社 長／簡志忠

總編輯／許國賢

地 址／台北市信義路四段339號四樓

電 話／700-5636・703-0206

郵撥帳號／1009368—5圓神出版社

登 記 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475號

印 刷 廠／永裕印刷廠

總 經 銷／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地 址／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七樓

電 話／762-7429・763-1000轉706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日期／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初版

定 價／100元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調換

薔薇刑 (代序)

——紀念逝去的青春

李敏勇

我喜愛異質的東西。換句話說，喜歡這世界沒有的東西。

「美」——在我的觀念裏，就是「異質」。因而，爲了追求「美」，必須打破現實，而予以重新組合。但，一切過程必須立足於現實上。這種飛躍才能滲入生命，才是我的憧憬。

高中時代，我有一份附錄在雜誌的日本攝影家細江英公的專頁「薔薇刑」。我常常凝視，感到難以言喻的同情。

「薔薇刑」是以人體爲素材的作品。不僅攝影技術不可思議；而且充分表現人類的悲憤和絕望的神情。所以如此命名，除因每幅作品都有薔薇作爲素材外，更意圖

表演出因美的震顫所伴隨的痛苦。」這就是對薔薇刑的概說。

作為素材的人體是男人，這大大使人不可思議。因為，習慣上，我們總是將「美」女性化了的。

這個男人與其說是美，不如說是惡。

我不知道這男人是誰。

但這謎終因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五日三島由紀夫的死而揭開了。原來，細江英公的模特兒竟然就是三島。

一個陌生的男人突然和一個悲劇性人物合而為一——這對我具有不尋常的意義。

因為三島的死，我每次翻閱「薔薇刑」時，那個男人已經不是陌生的男人。那些經驗已不是單純的經驗。

一九七〇年前後，正是我的青年時期。

喜愛詩並寫了許多詩，我也嘗試寫下一些短篇小說發表。在那個時代，把自己的經驗和想像透過語言呈顯出來，做為一種人生的練習，有時也成為一種救贖。

三島由紀夫下列的兩段話，常常盤據我的心胸：

「美——美這傢伙真是可怖可怕的東西呀！因為它不能用定規刻板地衡量，所以才可怕呢？」

「我的手一旦要開始寫作，現實瞬即瓦解、變質。即將開始寫作的我的手，絕無法掌握原有的現實。我感到本然的現實似存有什麼缺陷，而這有缺陷的『完整存在』，我感到是對我的侮辱。要開始寫作時，同時會湧起尖銳的痛苦感，這是由於語言和現實的齟齬所致。」

於是，我決定修正現實，與其說我們將缺少對正確的要求，不如說正確的標準頑存於我內部。我喜歡配合床鋪的尺寸而切斷旅客雙腳的故事。」

在那個時代，我發表的短篇小說，隨著歲月的變遷，收藏在夾雜著詩、譯詩、評論的剪貼冊裏，幾乎連自己也遺忘了。

直到小說家、畫家也是詩人、醫師的施明正先生建議我寫寫小說，才興起我再取出這些小說的念頭。

回顧這些距今十五年前後的小說，它們彷彿一段逝去的青春歲月又重現在我心头。那些年代的悲歡，像一小截人生，映照在心版上。

懷著和訣別的過去重逢的心情，擬視《情事》——這些我青年期小說，並把它們呈現給讀者。但願是一個再開始，而不是結束。

一九八七年三月

目 錄

薔薇刑(代序)	I
夜安！憂鬱	一
伊那好冷的小手	一一
風箏	二三
你應該傾聽的	三五
紫色的邊陲	四三
那年夏天	五七
雨夜花	六九

堤	八九
凌遲	一〇五
情事	一一七
鞦韆	一三一
衰微的呵護	一四三
流刑	一五九
有一天的記事	一七五
嬰兒車	一九三
咳嗽	二〇一
李敏勇青年期小說集《情事》及其他 印象	二二三
施明正	二二三

夜安！憂鬱



她唱歌時我正好借閱了她的歌譜。那是一首宛如與叮嚀同在的「平安夜」。她好幾天都唱著那首歌。我把一張聖誕卡夾在歌譜中送還她，她很高興。她說：「這是今年的第一張卡片，雖然上面沒有你寫的贈語；我仍然把空白代表所綺想的一切。」

後來，我終於如約到河濱去了。那晚一顆星也沒有，霓虹的閃耀跌落在琉璃的波紋上，歇夜的小船列隊在岸邊。（那原是個有愛河的城市呵！）我是不喜歡霓虹的，不過總比沒有燈光好。我不喜歡陰冷，尤其在那樣單獨與她踱步的夜晚。

她選了一株樹，卻因為我不喜歡憩坐而無法籠罩在落葉的氣氛下。我們只得慢

步走著。——我一直很抱歉讓她走長長的路。除了那樣，有什麼辦法呢？人們總把倚坐在河濱樹下的當情侶，我也是的，她也是的。

——爲什麼不唱「平安夜」呢？

——當然，我說過今年的「平安夜」屬於你的。

她的歌聲輕輕地響在我的耳際，她是個善於歌唱的小女孩呵！

我愛陶醉在悠悠的旋律中。每次想起荒曠的意味時，我總去找寄居在海濱小鎮的戀人，她的歌聲在我的心目中最悅耳的。她是我第一個戀人，還小的時候，初三的時候吧！她便用一縷情絲縛住愛流浪的我了！

但，她不是陪我漫步在愛河畔的人，她不是的。她結束一個求學の旅程後就到海濱的護校去穿藍藍的護士裝了。我仍記得校中有一座紅木橋，櫻桃樹下的石椅環繞在圓桌外，宿舍中的起居室是很摩登的，她就住在四樓。

有一次，我到鎮上去看她，到海邊的途中她唱著「回到蘇連多來吧！」。我們都把它稱做「回到蘇連多來吧！」，人們當然不這樣說的，人們習慣用一個簡潔卻

忽略了邏輯的名字。其實這都是無所謂的，一首歌的靈魂蘊含在它的音調中，即使不知道它的名字的人也會聽出那是一首好聽的歌。

在海濱的時候，她說寢室的窗正好面臨著蔚藍的海，海是無際的逍遙者，愛河的水也是與那海濱相通聲息的。

我只感到很寂寞，因為五十步一百步，距離總歸是距離呵！有時我忘了她已經是屬於海濱小鎮的人了，還會想到從前夜夜在月光下的日子。

我們去走長長的情人道好麼？她不在的，我很寂寞。

有時候我一個人到那小鎮去。當然我在海濱的浴場泳完一天的日光後，她仍然不知道我曾到那小鎮。她說我不許常到那裏。我知道她要我多花時間在書本上是要我好，可是我很寂寞。至少枕著沙灘聽潮汐的寓言時，我相信那防風林外的一切一如她，是最美最母親的國度。我不是貝殼，沒有她的日子，我也不需要捕捉小螃蟹。

等我搬到另一個新地方時，我已經又多一歲了。

我從來不去問她是什麼名字，她的歌也是迷人的；不過我傾聽它是無意的。她

到小鎮後，我從來不把心分到其他女孩子的身上。我夾寄一張聖誕卡，也只爲了她欣然借給我她的歌譜，以及同是異鄉人得以鄰居的一些問安；但她卻那麼珍視那張卡片，我不得不煩惱了？

「願意與我共渡聖誕夜嗎？」

「呵！不。」

「爲什麼不加思索便說不呢？」她說話的時候蹙著眉，有一雙仍是做夢年齡的眼睛。我很害怕。

「你仍有時間可以決定的！」說完她把一粒石子踢向夜色中。

就在那夜過後，我把河濱漫步的記憶拭掉。她回到我的身邊來了，那正是聖誕節的前一個星期天。

「爲什麼不說話？」送她去車站搭夜車時她這樣問我。她決定參加護校的聖誕晚會使我心亂，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，我不能告訴她另一個女孩子的事。那沒有什麼，但我不能告訴她另一個女孩子的事。

「相信我定於一。」她又說。火車的汽笛聲像懶懶的薩克斯風。呵！相信我已

定於一！

我只得答應跟那愛唱歌的小女孩共渡聖誕，她說她很高興。

到處有聖誕樹閃耀著鈴聲和彩帶，霓虹燈很刺眼，我跟她沿著一條三多路走著。我不是很高興的，至少，孤獨的感覺仍使我體會到霓虹燈下流浪魚的滋味。我以為她也可以使我不寂寞的，但徒然。

她的沉默使我心悸。她一定感到自滿。一個曾經鏗然地啟口說「不」的男孩的屈服必使她自滿，我只好說：

「何處是妳停步的地方呢？」

她指著前面的一座教堂，她不再蹙眉了。

「還有比在教堂中更有意義的聖誕嗎？」

她是的。但我不喜歡投身在滿眼都是陌生者的羣體中。我寧願在三多路的青島上懶懶地倚枕著。我說：「爲什麼要到教堂去呢？我又不是教徒。」她說不是教徒可以的，教堂歡迎一切進入主的光輝的人。我說平時當然可以。可是今晚不可以。她顯然很不滿，我不喜歡生氣的女孩子，那樣使女孩子的美失去了很多。

我們坐在青島上。我知道她的日記中一定記做安全島，（我本是有流浪基因的男孩呵！）韓國草很柔軟，月也很盈。她說過「等你想到要進教堂的時候，我們才進去」後便不說一句話了。只用手折著韓國草，一根根地向教堂的光輝拋去。但她永遠拋不到教堂，教堂仍然在不遠的遠方，而且有北風。她一定很癢，我想。有一次她問我：「你信教嗎？」我說沒有。她就蹙起眉說：「你不該不信教的。」像一個牧師一樣慘兮兮的表情使人難堪。

不信教有什麼不對呢？至少我沒有了解上帝究竟帶給人世多少意義前，我的懷疑是無可厚非的。我問她為何不該不信教？她竟然笑起來，同樣的，藏著慘兮兮的宣道味。我說再跟我談撒旦或耶穌我就再跟她寒暄了。

其實我仍然相信在物質上、精神上宗教多多少少給予貧困者施捨的。但我要她感覺我不是一個乖男孩，我是很自己的。

看她侷促地拋小草時，我就想戲謔她了。我拿著一顆石子時說：「爲什麼不用它拋向教堂？」她再不拋小草了。好像處身在憂患的時空中，她的眼有些冷，天也有些冷。我很想回去寫長長的信。